

心捕

HEART
CATCH

惊心动魄的罪案，道尽了人性的罪与罚

深渊有底，人心难测

五里珑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心

HEART
CATCH

捕

五里玟

著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心捕 / 五里珑著. — 天津 :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8.9

ISBN 978-7-201-14105-3

I. ①心… II. ①五… III. ①推理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8)第210512号

心捕

XIN BU

五里珑 著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出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 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hs.com>
电子邮箱 tjrmchs@126.com

责任编辑 刘子伯
策划编辑 李 根
特约编辑 王三石
装帧设计 仙 境

印 刷 北京中振源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700×990毫米 1/16
印 张 24
字 数 350千字
版次印次 2018年9月第1版 2018年9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4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请致电联系调换(0316-8863998)

五里珑，原名叶家喜，毕业于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法医学系，在刑侦一线从事法医工作数年。现就职于由国际知名刑事技术鉴识专家李昌钰博士担任总顾问的杭州市华硕司法鉴定中心。在天涯发表并签约的《心捕》《避风所》，引发数万粉丝追更。



《心捕》



《避风所》



策划统筹：宏泰恒信

策划编辑：李根

责任编辑：刘子伯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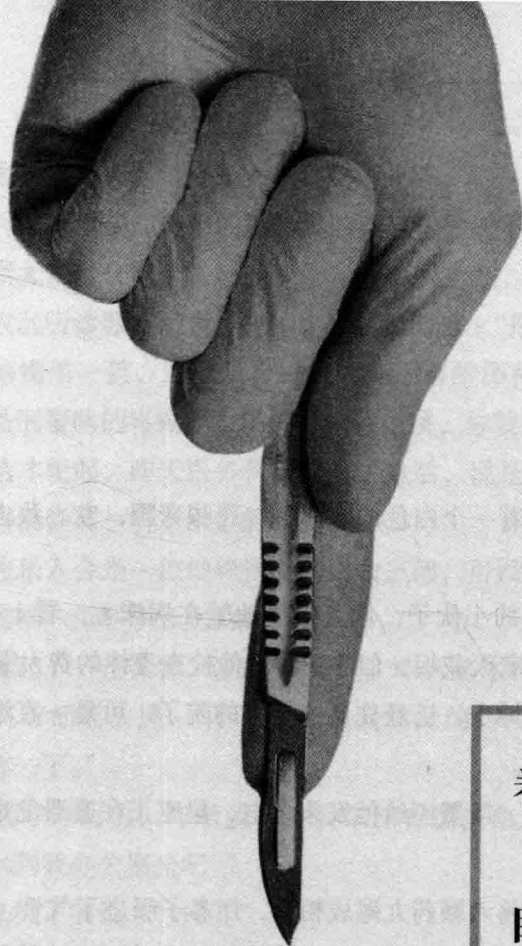
投稿邮箱：1485823368@qq.com

装帧设计：WONDERLAND Book design
仙路 G2 344581934

此为试读, 需要完整PDF请访问: www.ertongbook.com

目 录

卷 1	眼镜蛇的抚慰	001
卷 2	死亡嘎巴拉	061
卷 3	嫦娥的名单	123
卷 4	沉默的苏格拉底	187
卷 5	黑暗巨蟹座	249
卷 6	萝莉的悲歌	311



卷1 眼镜蛇的抚慰

费大雷手里捏着一个白色的听诊器，屈膝弯腰，专心致志地在给眼前的一位病人听诊。

病人是个精瘦的小伙子，他直挺挺地躺在病床上，看上去像具僵尸，他的双眼死死地瞪着天花板，似乎正在给他检查身体的费大雷并不存在。

他是个物理学博士，已经住了一年多的院了，可是一直没办法消除他那顽固的妄想症状。

他坚定地声称，巨蟹座给他发来急电，星座正在遭遇危难，召唤他出手营救。

昨天，他偷偷将六颗药丸碾成粉末，用鼻子吸进了气管。

他觉得死亡是另外一种重生，只有那样，他才可以让他的灵魂脱离肉身，摆脱医院对他的管束，飞去巨蟹座。

因为在那儿，他曾经是位英雄，他想做英雄。

要不是护士发现得及时，他躲在被窝里抽搐不了几下，就会因为窒息而丧命。

费大雷此刻听着病人肺部的呼吸音，他觉得情况有点糟糕，昨天的气管插管导致了他肺部轻度感染，今天得给他挂两瓶抗生素才行。

“大雷医生！”

费大雷听到身后有人在叫他，是一位好听的女生声音，但不像是科室里的那些护士。

费大雷回头一看，心里不禁一怔，他身后站着一位穿着制服的女警察。

这女警察脸蛋儿长得非常标致，崭新的警服包裹着她匀称的身材，显露出警察特有的那种职业美感。

她看上去年龄不大，也许是大学刚刚毕业吧。

但细看时，她眉宇间透出的那股犟劲儿有一种说不出的味道，特别吸引人，这让费大雷暗自惊叹。

费大雷收起听诊器，站直了身体，疑惑地问道：“你是？”

那女警察嫣然一笑，完全没有一般警察固有的那种刻板，她说：“大雷医生，我是刑警队的岑晰溪，他们都叫我晰溪，你就叫我晰溪好了。”

费大雷这才想起，昨天医务科给他打了电话，说是今天有一位刑警要来拜访他，向他咨询一些工作上的事情。

他本以为来人会是一位铮铮铁骨的拼命三郎，可没想到现在出现在他眼前的竟是这样一位亭亭玉立的女孩。

他脸上漾起了一些笑容，说道：“晰溪？昨天是你约的我吗？”

岑晰溪笑着摇摇头道：“不，昨天是我师父约的，他今天临时有事，让我来拜访你一下。”

费大雷这才弄明白，岑晰溪的身后果然有位拼命三郎，他说：“哦，原来是这样，到我办公室坐吧。”

岑晰溪又笑了笑说：“好的。”

岑晰溪朝带她进入病房的那位护士招了招手，表示谢意，然后就跟在费大雷的身后往病房的走廊走去。

岑晰溪的师父是湾州市公安局刑警队队长沈德立，亲朋好友都说岑晰溪命好，刚一上班就跟着刑警队长混，那未来的路子可就宽了。

可是岑晰溪不这么觉得，她虽然表面上非常顺从沈德立的三令五申，可她心里却非常讨厌这个胡子拉碴的四十岁老男人。

因为靠近沈德立时，他身上那股难闻的烟味简直要命，这让有点洁癖的岑晰溪觉得快要疯了。

最糟糕的还有，这个旧式警校毕业的沈德立说一不二，还动不动就训人。

岑晰溪觉得这两个月来受尽了委屈，晚上回家蒙着被子哭一宿，第二天还得屁颠屁颠地跟在他身后。

平时除了帮沈德立背笔记本电脑，记录记录他的重要讲话，好像就没

有别的事儿。

对了，在凶杀现场她还得帮他领盒饭。

岑晰溪不知道自己曾经渴望的那种侦探片般的刑警生涯会不会就这样毁了，她觉得她现在的工作简直就是一个佣人，沈德立的贴身佣人。

今天早晨刚出家门，岑晰溪便接到了沈德立打来的电话，他说他早上临时有个重要的会议要开，今天约好和第七医院大雷医生的访谈就劳驾她了。

岑晰溪知道沈德立电话挂得极快，所以趁他还没来得及挂掉电话的时候，便急忙问道：“沈队长，具体要问些什么呀？”

沈德立在电话那头连珠炮般地说道：“你不知道？就是手头上那起变态的剁脚案。你去问问大雷医生，看看他能不能帮助我们，分析一下凶手的作案动机。”

岑晰溪心里急得像是热锅上的蚂蚁，因为她对那起案子只是稍稍有些了解。

上个星期，湾州师范大学的一名女生被杀，女生的左小腿被剁掉，不知去向。

前段时间，岑晰溪跟着沈德立经常出没于专案组，还帮他整理一些案件材料，她对于案件的了解也仅限于此。但是现在沈德立突然要岑晰溪潜入到分析凶手的作案动机这个深水区，这简直就是让她突然上战场，去打一场没有准备的战役，她的心里瞬间慌乱了。

此刻，岑晰溪正不知是接受任务好，还是先找个理由推辞一下更为合适，而沈德立的电话已经挂了。岑晰溪知道，这个时候如果再给沈德立打电话，他一定会非常生气，也只有硬着头皮接下任务了。

岑晰溪到达第七医院的时候，医院已经熙熙攘攘得像个集市。岑晰溪感到有些惊诧，她万万没想到这个精神病专科医院也会像其他综合医院那般忙碌到这等地步，心想难道如今的社会，求诊精神疾病也如家常便饭了？

岑晰溪找到住院部的精神一科，通过科室的护士很快就找到了正在听诊的费大雷。

岑晰溪本以为费大雷是个白发苍苍的老学究，因为沈德立说大雷医生是个造诣颇深的精神病学专家。一般来说，专家都是老爷爷那种模样，没想到眼前的费大雷如此年轻。

在岑晰溪的眼里，这位英俊儒雅的精神病学专家最多三十岁不到。

他的脸型修长俊朗，一副黑边眼镜将他定格成了学者模样。至于他的学术造诣到底有多深，她一无所知，她只知道他叫“大雷医生”。

岑晰溪见费大雷步幅沉稳地向前走去，他披着的白大褂宛如中世纪武士的披风，不断地随着他高大的身体左右摆动，英姿飒爽。

岑晰溪跟在费大雷的身后，沿着病房走廊往前走。

她注意到了她左边的那些落地大玻璃窗，里面是一间间独立的病房。

她见护士们正在有条不紊地忙碌着，有的正在给病人量体温，有的在给病人测血压。病人们的表情各异，有的焦虑，有的紧张，有的看上去平静得如一池湖水。

岑晰溪正看得入神，忽然听到费大雷在前边说：“我的办公室到了。”

岑晰溪看见走廊的尽头右手边有一间办公室，门上挂着“副主任办公室”的牌子，白色的底座，黑色的正楷字体，看上去非常正式。

岑晰溪这才知道，费大雷原来还是他们精神一科的副主任。

费大雷摘下磁卡胸牌，在感应门锁上刷了一下，门便开了。

岑晰溪跟着走进门，见洁白的办公室内非常简洁，一排整齐的书架下摆着一张宽大的淡木色办公桌。

办公桌对面的墙边摆放了两张单人亚麻沙发，沙发前还有一个毛玻璃茶几，茶几上有两个透明的玻璃杯。

费大雷招呼岑晰溪走到沙发前，说道：“请坐。”

岑晰溪在靠里的一张沙发上坐下，费大雷给她倒水，说道：“我有个怪癖，平时只喝白开水，不要介意。”

岑晰溪打趣说：“白开水好呀，随时提醒不要忘记服药。”

费大雷见岑晰溪言语蛮风趣，便说：“我一直以为警察都是没有感情色彩的铁板一块，没想到晰溪警官这么有趣。”

岑晰溪不好意思地说：“大雷医生，你就别寒碜我了，我哪是什么警

官呀，我只是个跑腿的。今天替我队长过来，你不要见怪，我们队长挺忙的。”

费大雷在另外一张靠墙的沙发上坐下后，说道：“不会，谁都知道刑警队长是个大忙人。”

在费大雷说话的时候，岑晰溪从她随身带来的一个档案袋中掏出一沓材料，说道：“今天我过来，就是想特意请教你一下。”

费大雷一眼望过去，最上方的一张照片竟然是一位缺失左小腿的女性尸体照片，尸体身上穿着的连衣裙胸口部位有好几个破洞，她的整个上半身几乎都被血迹浸染，画面血腥刺眼。

他心里咯噔一声，手中的茶杯摇晃了一下。

费大雷虽然接触过一些司法精神病鉴定的案例，也亲耳听说过犯罪嫌疑人描述残忍的杀人过程，可是现在看到杀人现场上真实的尸体照片，觉得还是有些不适。

岑晰溪对这些照片早已看得烂熟，法医在案发当初就给了沈德立一套，由她一直保管着，每当沈德立需要观看研究的时候，她就会帮他翻开。

刚进刑警队的时候，岑晰溪对观看这种尸体照片非常反感，她虽然从小向往刑警生涯，可她从心底里害怕血淋淋的场面。

久而久之，她终于变得麻木了。

特别是当她看到忙碌的法医对着尸体吃饭的时候，她也就在不知不觉中适应了。

岑晰溪表情严肃地抓起照片递给费大雷，指着照片说：“上星期五的早上，有人在湾州师范大学附近的一条河里发现了她。经过我们的调查，确定这女孩是师大的学生，名字叫李姗姗，经管系，大三在读生。”

费大雷放下手中的玻璃杯，接过照片，随口问道：“死因是失血吗？”

岑晰溪皱了下眉说道：“法医说是锐器刺戳到了她的心脏，失血性休克死的。”

费大雷不经意地点着头，他往下继续翻看其他的尸体和现场照片，那些照片看得他心潮起伏、血脉偾张。

费大雷发现，李姗姗的尸体躺在了一条河边的绿化带上，尸体的下方

衬垫着一块白色的塑料布。

她身上的衣服看上去比较整齐，唯一费解的就是缺了左小腿。膝盖骨的位置可以看到皮肤和肌肉的断面裸露在外头。

费大雷看完照片，在鼻梁上推了推眼镜，皱皱眉问道：“晰溪，你们刑侦的东西，我可是个门外汉，不知道你今天过来，主要是想问我什么问题？”

岑晰溪见费大雷将照片放在了茶几上，便说道：“说实话，一般来说案件的性质无非就是财、情、仇几个方面。从现场上看，李姗姗身上没有丢失任何值钱物品，包、手机都在，包括颈部一条白金项链也在。所以，这案子没有一点儿侵财的迹象。”

费大雷打断了一下：“李姗姗用的好像是苹果手机，她家境不错嘛。”

岑晰溪补充说道：“不，她的家境并不好，她的钱都是自己打工挣的，现在的女孩，都希望过上精致美好的生活。”

费大雷默不作声，岑晰溪继续说：“从上周五到今天，我们已经工作了六天。围绕李姗姗的关系圈，我们做了很多工作，李姗姗有个男朋友，湾州师范大学中文系的高材生。我们查过，他没有作案时间，两人感情稳定，更没有发现第三者插足之类的事。”

费大雷坐在那儿，依然耐心地听岑晰溪叙说：“李姗姗这孩子还是她们班的班长，为人处世都非常得体，而且很有分寸，没有反映出她跟谁结下了什么深仇大恨。所以呢，报复杀人，我们也基本上排除了。”

费大雷斜了一眼照片，问道：“那么性方面的问题呢？”

岑晰溪看了一眼费大雷，说道：“你是说性侵害方面的问题吧？”

费大雷点点头，岑晰溪继续说道：“这个法医已经明确说了，李姗姗并没有遭到性侵害，所以我们才更觉得奇怪。”

费大雷心里揣摩了一下，大致知道了岑晰溪找他是为了什么，无非就是分析这案件的性质，也就是说，他们想知道李姗姗为什么被杀，这他可真没办法解决。

他有点想跟岑晰溪说她找错人了，可是碍于面子，不好说出口。

他思忖了一下，换了个口气说道：“案子有点怪。”



岑晰溪笑道：“不怪就不会来找你了，大雷医生，案子的基本情况我已经向你交代完了。我的问题就是凶手的杀人动机是什么？我想听听你的看法。”

费大雷心想果然是这个问题，无非就是换了个角度。

他从嘴里吹出一口气说：“晰溪，你太信任我了，你说我能解决这样的问题吗？我也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找上我的，凶手的杀人动机问题，不是你们刑警的专长吗？你们解决不了的问题，我这个医生更加没办法了。”

岑晰溪见费大雷拒绝回答问题，不知他这话是真是假，但她还是坚持地说道：“大雷医生，你就帮帮我吧，我们沈队长看中你肯定有他的理由，具体我也不是很清楚，但我相信，我们沈队长不会搞错。”

费大雷还真不是谦虚，他觉得他面对这样突如其来的一沓照片，根本无法进入角色，就像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

于是他实话实说道：“晰溪，我真的没有这方面的经验，也许你们沈队长真的搞错了，只看这些照片，我真的没办法给出你想要的分析。”

岑晰溪以为费大雷还需要进一步勘查现场，于是急忙说：“大雷医生，这个没问题，如果你愿意去帮我们勘查现场，我一定奉陪到底。”

费大雷尴尬地笑了笑，说道：“我不是这个意思，说到勘查现场，我更是外行了，你们不是有法医吗？凶手的杀人动机这个问题太大，我不方便发表意见，我倒是对这条腿有点兴趣，凶手切下死者的一条腿，这动作看起来有些变态，似乎和我的专业稍有相关。”

岑晰溪这才想起，关于这条腿的争论才是专案组这段时间的焦点，现在听到费大雷提及腿的事情，她马上应道：“嗯，就是这条腿，我们一直没有弄明白。我们法医说这不像是纯粹的分尸。”

费大雷忽然觉得自己对这个案子来了感觉，思维也变得活跃起来，他不知自己是不是听到“分尸”这个词觉得有些刺激，还是被岑晰溪的热情点燃，他说：“晰溪，这个问题容我考虑一段时间，可以吗？”

岑晰溪见费大雷接受了挑战，不管怎么说，她今天的任务也算圆满完成，回去也能向沈德立交差了，于是高兴地说道：“大雷医生，这条腿的事情就拜托你了，改天我请你吃饭。”

2

直到中午，沈德立才从临时召开的全省刑侦工作协调会议上撤回来。

这次大会上，省公安厅刑警总队强调了李姗姗案件，要求湾州刑警队尽快侦破此案，消除网络上的负面舆论。

沈德立在会上表了态，要尽快拿下凶手。

沈德立自己知道，这无非只是对领导表决心，案件能不能破，可不是闹着玩儿的。凶手杀人之后，遁入茫茫人海，看似近在眼前，却远在天边，不是想抓就抓得到的。

刑警队的食堂在二楼，沈德立买了一份笋干肉片和一份腐皮青菜，坐在一个角落里闷头大吃。他的脑子里全是李姗姗案的各种已经被否决的线索和情报，搅得他快烦死了。

李姗姗被杀案从发案到今天已经是第六天，按照以往经验，超过一周未能侦破的凶杀案可以算是疑难案件了。作为刑警队长，沈德立可不愿意看到这种情况发生。所以他在各条线索几乎断绝之下，才想到了费大雷。

沈德立是在前段时间的一份报纸上看到关于费大雷的报道的。费大雷年纪轻轻就获得了哥伦比亚大学精神病学的博士学位，他不仅从事临床精神科工作，还拥有司法精神病鉴定资格，他曾经在美国鉴定过好几起变态杀人案的犯罪嫌疑人。

沈德立心想，法医虽然说李姗姗的小腿被剁不像是纯粹的分尸行为，但是也提不出有建设性的意见，这让他茫然不知所措。

他想，李姗姗案看似已经走投无路，不如找像费大雷这样的精神病学专家来帮忙分析一下，让他帮忙看看像凶手这样的行为算不算变态行为。若果真如此，他的侦查方向可能需要改变了。

沈德立大口大口地嚼着白米饭，连岑晰溪出现在他座位对面都没注意。

岑晰溪手上端着一个小巧可爱的搪瓷碗，碗的侧面还印制了一只萌萌

的花蝴蝶。

她在座位上坐下后，见沈德立正抬眼看她，便说：“沈队长，大雷医生那边我已经安排好了，他答应帮我们看看，我把尸体照片留他那儿了。”

沈德立不停地点着头，等岑晰溪说完，问道：“那大雷医生有没有发表点初步看法呢？”

岑晰溪摇摇头说：“没有，大雷医生只是说他对那条腿有点兴趣，说可能跟他的专业稍有相关，其他的倒没说什么，他说要给他一点时间。”

沈德立将一块肉放进了嘴里，边嚼边说道：“哦，我知道了，这事儿办得不错。”

岑晰溪难得从沈德立口中得到一句赞许的话，心里乐开了花。

没想到的是，还没等她开始吃饭，沈德立又说：“不过，这事儿我们等不及了。省厅已经压下来了，再给三天时间，如果不破案，要我去厅里当面报告情况。大学生被杀，各界猜测很多，我们担当不起。”

岑晰溪心里一紧，刚刚心底的喜悦现在已经荡然无存，她问道：“那我们怎么办？”

沈德立两眼瞪着桌面，嘴巴的咀嚼也停住了，像是入定了般，半晌才说：“你有大雷医生的电话吗？”

岑晰溪下意识地掏出了手机，手机的外壳上挂着一只卡通猫，那只猫随着她手掌的摆动在空中晃动。

她动作敏捷地刷了刷屏幕说道：“嗯，早上我留过大雷医生的电话。”

沈德立将右手的勺子在岑晰溪的手机屏幕上一边指划一边说：“这样吧，你给大雷医生打个电话，说我们急需他的帮助，看他下午能不能抽出时间。我准备请他到现场去看看，这起案子我们已经迷失了方向，只能这样死马当活马医了。”

岑晰溪愣愣地望着沈德立，不知道要怎么办。

沈德立又吃了一口饭，说道：“还愣着干什么？这件事你办好，回头我给你换个差事，你是不是早就烦我了？正好秘书科那边有个空缺，小林要调去做交警，你正好补上。”

岑晰溪这回眼睛瞪得更大了，她没想到大大咧咧的沈德立竟然早就看

穿了自己平时的那点小心思，这下子被他一提，难堪得简直想要钻地洞。

其实在岑晰溪的心里，她也没觉得跟着沈德立混真有那么糟糕。

虽然她有些反感沈德立，可是人家毕竟是队长，正如那些亲朋好友所说，跟着老大混，只会吃香喝辣，基础打扎实了，未来事业肯定错不了。

现在听沈德立这么一说，岑晰溪心里倒有些患得患失。

在毕业前，到刑警队工作一直是她的心愿。进了刑警队两个月来，她已经慢慢适应这里的工作节奏，特别是当她看到刑警队里的那些刑警们个个都神出鬼没、神通广大，都是很牛的侦查员，她决定往后就在这儿干下去了，这里的人都可以做她的师父。

可现在沈德立却说要调她去秘书科，既然沈德立已经说出口了，大概事情也就这么定下来了，岑晰溪估计也只能接受，因为沈德立说一不二。

岑晰溪顺服地说：“沈队长，那我给大雷医生打个电话吧。”

3

费大雷在岑晰溪的死缠烂打之下，答应了下来，平生第一次去勘查杀人现场。

他简要地给医院的院长报告了一下有关情况。

院长说这是好事，能帮助警察办案，那是给医院增加社会影响力。

费大雷没有院长想得那么多，他只是觉得是他个人对李姗姗被杀案还有点兴趣。

费大雷记得在美国的时候，他参加过一次司法精神病鉴定，接触过一个连环杀手。

那家伙在三年时间里连续杀了12个小女孩，并且在那些女孩的身体上用彩色铅笔写下他的名字。

警察怎么也没有想到，他们苦苦研究三年的嫌疑人名字竟然是他家小狗的名字。